五次战役后的补充材料

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二日，第五次战役打响了。参战部队共11个军，三兵团的十二、十五、六十军；九兵团的二十、二十六、二十七军；十九兵团的六十三、六十四、六十五军；还有三十九和四十军以及朝鲜人民军。在朝鲜中部200公里的正面全线出击，近七十万人马杀过三八线，各部队攻击勇猛，推进很快。可惜朝鲜北部山多又大，路小又少，人的两条腿赶不上敌人的机械化收缩速度，加上有的部队穿插不到位，因而未能对敌人形成战役包围，仗又打成一线平推，战果有限，是一次击溃战，没能正建制的歼灭敌人。

第二阶段，经过5天的连续奋战，宋时轮的第九兵团在东线向南又插进六十多公里，最远的是十二军，已到三七线，特别是九十一团，已插到150公里之外，把范弗里特的防线，给捅了个大窟窿。中国军队算大胜吧？可惜部队的后勤跟不上，供应受阻，粮弹消耗已尽，连军师的首长都喝稀饭，又等了三天仍补给不上，志司这才下令后撤到三八线以北进行修整。后撤时，由于思想麻痹，组织不严，受了重大损失。

李奇微也发现了一个规律性的问题，前几次战役我们的仗都是第八天停止的，他认为我们的后勤供不上，是肩上后勤，是礼拜攻势。故敌人趁机用两个摩托化师在十几小时内，迅速堵住我们的退路。他的特遣队在空中的掩护下，向我军猛插，等于向宋时轮的九兵团腰部猛插一刀，一举包抄到二十七军，十二军的背后，中线的十五军，六十军的右翼也彻底暴露，很快六十军的防线被突破。王近山的三兵团，后撤时又遭空袭，和上下都中断联系。到五月二十四，十二军的两个师，二十七军的主力和一八零师都被美军截断在三八线以南，战场一片混乱。

回撤最快的是十五军，秦基伟的体会是，大部队行动，组织进攻时相对要容易一些。而撤退稍有不慎，四五万人马就会炸了锅，能退出洪水决堤之势，当军长的都喊不应，所以接到志司的后撤命令，秦便令全军的报务员都打开报话机，把每个团长都叫出来，亲自交代后撤的时间路线和注意事项等。军直所属分队让参谋长张蕴玉去组织。张一个紧急集合，把几百号勤杂人员拢到一堆，一个向后转，仍下后勤的那些坛坛罐罐的一路小跑撤出驻地，十五军全面收拢火速转移。唯独军所属高炮团，没按规定，擅自在夜幕降临之前上了路，结果遭空袭，损失了十九门三七高炮，令秦基伟痛心。

短暂的震惊之后，这些王牌军决定突围，配属九兵团十二军三十一师，虽已被敌人孤立在敌后，又和军部失去联系，但他们并不惊慌，只是为插到敌人肚子里的九十一团担心。他们一过了三七线，退路被敌人全切断。丢了这个团那还得了？这是三十一师的两翼部队全都撤走，师长赵兰田政委刘宣含着眼泪下决心，带着九十三团截住敌人，为九十一团挡住口子，让九十一团脱险，师指不动。并派作战科副科长枫亭带两名警卫员去迎接，传达师首长的撤退命令，两个警卫员在路上都牺牲了，枫亭单枪匹马奇迹般的奔波六十七公里，在敌人的包围圈里，找到了九十一团团长李长林，当李团长了解了战场形势后，率部队向敌人的后方东南方向冲过去，秘密涉过南汉江，然后在绕道向北方，六天后靠吃野菜树皮维持生命的九十一团，全团官兵冲破敌人前后堵截，成建制的和大部队汇合，一路上还抓六十多个俘虏。

二十七军全军断粮，空着肚子用野菜充饥，把路上马粪里的黄豆和苞米粒扒出来洗洗再吃。就是这样还被美空军王牌一八七团和大批坦克截断了所有退路，但他们并不怕！因名震东洋的彭德清军长，是踏上孟良崮，攻进大上海的劲旅，他沉着指挥部队，交替掩护，见路就钻，饿着肚子穿来插去，硬是没有损失的平安撤回。

十二军也泥鳅般的悄悄撤出包围圈，到二十七日，彭德怀在全线用八个军进行阻击，终于压住了阵脚。

六十三军打的最苦，联合国军，先后由美军、英军、韩军、比利时、加拿大、澳大利亚、菲律宾、哥斯达、法军、荷兰十个国家的军队，联合攻击六十三军的防线，把铁原城打成一片废墟，十个国家的军队啊！怎么啃也没有啃开六十三军的防御阵线。六十三军光荣的完成了彭总交付的任务。当要撤出阵地时，许多战士身上只穿一条裤衩，和一支没有子弹的步枪！彭德怀亲自去迎接他们，只说了一句话，祖国人民感谢你们，这时部队的战士们都哭了，仗打的太苦了，牺牲的战友也太多了。军长傅崇碧也是满脸的泪水，只对彭老总说了三个字，我要兵。彭德怀当时表态最少也先给你们补两万多人。

五次战役也应该说是一次胜利，从边境向南推进四百多公里。我们歼敌八万二，但自己却损失了八万五，后撤时有两万余人失踪和被俘，光一八零师就达八千多人。

教训也是很深的，一是三兵团十九兵团都刚刚入朝，既没有熟悉情况，也没有经验。二是大了一点，一下集中七十余万人马，向赶大集似的根本走不开，很多部队都在河里和山沟里走。三是插的远了一点，供应没跟上，部队饿着肚子向回撤，路又少又窄，根本收不回来。

彭老总心里仍淤积着难以化解的憾意和隐痛。恼火别人，也容不得自己的过失，多次检讨和反省。